

最好的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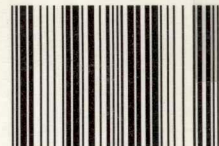
遇见最好的你。

世上纵有万般情义，只有爱不能忘记。

炽情燃烧，他早已烧成你心上的一枚戳记。似水流年，淡不去，忘不了。

建议上架 · 青春文学

ISBN 978-7-80251-983-1



9 787802 519831 >

定价：28.80元

101 夏雨春风

我泪落下，当你说我坚强，不是那样，
我只是不肯绝望。

希望是迷雾中还能眺望未来的窗，
心酿成美酒，苦涩因爱芬芳。

回头风里有歌，歌里有泪，泪中有阳光。

——阿信《永远相信》

114 这一天终将到来，我们不可能一直同路

我醉了，我的爱人，在你灯火辉煌的眼里，
多想啊就这样沉沉地睡去，泪流到梦里，
醒了不再想起。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你的归你，我的归我。请听我说，请靠着我，
请不要畏惧此刻的沉默。再看一眼，一眼就要老了，
再笑一笑，一笑就走了。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各自曲折，原来的归于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李格弟《告别》

126 翡翠与黑曜石

那个倒转的世界，那里左总是右，
那里影子是实实在在的身体，
那里我们整晚醒着，那里天国是如此肤浅，
而此时大海如此深邃，而你爱我。

——毕肖普《失眠》

141 华山之巅，回忆之谷

我从窗口看到远处山巅日落的盛会。
有时一片太阳，像硬币在我手中燃烧。
我记得你，我的心攥在你熟知的悲伤里。

——聂鲁达《我们甚至遗失了》

050 一生难寻的清甜

在所有人非已非的景色里，
在所有不被想起的快乐里，
我最喜欢你。

——张悬《喜欢》

063 温柔与暴烈

我只不过为了储存足够的爱，
足够的温柔和狡猾，
以防万一，醒来就遇见你；
我只不过为了储存足够的骄傲，
足够的孤独和冷漠，
以防万一，醒来你已离去。

——夏宇《冬眠》

078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
我心的饥渴；
我试图用困惑、危险、
失败来打动你。

——博尔赫斯《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090 死生契阔

我感到自己正逐渐消逝，正将旧叶一片片落去，
只有你的微笑如星光闪耀，即将降临我，
如现在降临你。

——里尔克《牺牲》

如狭窄的深渊，如晨曦的迷雾



若他日与你重逢，我该如何向你问候？以沉默，以眼泪。

——拜伦《从前我们分开》

这就是她工作的地方了。老板和老板娘一个星期会过来几趟，但店员就只有她和另一个女孩，两个人轮着上白班和夜班。

她对每个顾客都礼貌而耐心，但又保持着距离，不像另一个叫圆圆的女孩会热烈地与顾客聊天，也许是她初来乍到还不熟悉的缘故。在见到他时，她会点头微笑，抿着嘴，嘴角现出两个米粒似的酒窝。谢尚易在书的遮挡下看她。看起来是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年纪，衣着朴素，身上没有任何配饰。

有时她在不经意间转望过来，不见得是在看他，但他的呼吸会停滞一下。谢尚易想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勾人的眼神”了。可要仔细描述起来，其实是疏远的，如狭窄的深渊一般，如晨曦的迷雾一般，那里面的内容既让他费解又令他动容。

她和那个圆圆相处得很好。双休日的白天是两个人一起看店的，她们俩把卖出的书补完架，就靠在一处叽叽咕咕地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也就是那时，她放松地显露出了她这个年纪女生该有的样子，她会惊讶，会佯装生气去掐对方，会捂住嘴不笑出声来。

他总觉得她的面前有一道多棱镜，每一个形象都真实，但每一个都与另一个迥异。她身上充满着矛盾：成熟、神秘却又羞涩、天真，介乎女人和女孩之间，让他捉摸不透。

谢尚易想过几个法子与她搭讪，她多是微笑，话却很少。一个全然陌生的人，要怎么接近呢？真让人苦恼，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直到另一个午间，正好是她当班。谢尚易看到有人买了书要求开发票，当下就蹦出个“靠”字——自己竟没想到。等那人走后，他取下她刚刚摆上架的一套书。

放到台面上时，她有些惊讶，“你要买这套加缪？”

“哪里不对吗？”

“没有，没有！这套很好的，加缪的都收全了，译文也好，装帧又漂

腊月廿六的傍晚，虞连翘换完班，从书店出来。寒风迎面，她把围巾尽量往上拉，裹住脸，只露了一双眼睛在外面。她已经走得尽量快了，可还是来不及。时间已经快6点，虞连翘将手机握在掌心，举目四望。

就是这时，她看到谢尚易。应该算是熟人吧，这些天几乎每天都碰见他，每次都打招呼，偶尔也说话。虞连翘没时间多想，赶紧叫他：“嗨，你能不能载我一段？”

其实，这对谢尚易来说，并非凑巧。他早就跟着她，从她出来，就尾随身后了。他慢慢踩着车，隔了三、五步的距离，看她顶风疾走。后来见她似乎很着急，他才一脚赶上来，正想问，她已经开口了。

“没问题，你去哪儿？”谢尚易说。

“去我家！我把东西落家里了，不然也不用赶。”她飞快地跳上后座，给他指路。

虞连翘的住处在霖州卫校的职工宿舍，那几乎是城南开发时建得最早的一批楼房。到了如今，房屋已经呈现破败之相。他停车在楼角，听见她的脚步在楼道里“咚咚咚”地回响，没一会儿，便见她抱了半米长的一捆纸，从楼梯飞奔下来。

“喂，你小心……”谢尚易出声提醒。

虞连翘冲他扬了扬手，说：“我得走了，改天再谢你。”然后停也没停地跑远了。

谢尚易呆在原地，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她的“改天再谢”并非客套——第二天虞连翘就兑现了她的承诺。

腊月廿七是“临江仙”春节前最后一天营业。老板娘在电脑前算着只有她自己清楚的账目，偶尔有顾客买书付款，也是由她出手处理了。蔡圆圆和虞连翘蹲在地上，清点整理书架底下柜子的存书。手正忙着，蔡圆圆凑到她耳边说：“他们在闹离婚，陈卉有没有和你说过？”

虞连翘一愣，过了半晌，才明白原来一个人的秘密是可以告诉给许多人的。

那时她来了才没几天，有个下午，老板娘陈卉来店里。虞连翘也不知为何，陈卉突然就对着她感慨起来：“没个三、五年，还真看不清这人到底是怎样。”慢慢地，她就说起了婚姻的种种不如意。以前虞连翘还以为他们感情很好，没想到背后藏了那么多的怨言。陈卉在结束倾诉前，补了一句，“我也是想到了，就和你说了，你别说出去。”

这样的事情，其实无须她嘱咐，虞连翘压根就没想过要和谁说。真正让她感到迷惑的是，爱呢？她很想问陈卉，那你们还爱吗？或者说，爱还有用吗？

虞连翘在她20年的人生里，从未见过坚不可摧的爱情。爱也好，情谊也好，都像沙筑的城堡，现实的一个浪冲打过来，它们就都垮了、塌了。正因为这样，她才会特别渴望有人能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蔡圆圆见她半天不吭声，手肘轻轻地捅过来，“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你中午别叫外卖，天天吃拉面，你不烦，我看着都烦了。我爸待会儿送饭过来，有你一份。”虞连翘嘻嘻笑着向她道了谢。

不到中午，陈卉便收起账簿走了。走之前，给了她们一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年终奖金。一贯大大咧咧的蔡圆圆这次倒没问虞连翘，她信封里装了多少。两人的数额自然不同，虞连翘新来不到一月，连试用期都没过，但中国人总是讲究情面，所以陈卉也给了她一份。

快12点的时候，蔡圆圆父亲骑着电动车，送来两个保温桶。蔡圆圆跑到老爸面前接过东西，嘴里埋怨：“怎么这么晚，快饿死了！”

虞连翘远远望着，那一刻，她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受，酸酸楚楚搅成一团，这中间也许还有一丝的嫉妒。

蔡圆圆分汤匙给她，“我妈包的馄饨那是一绝。虾仁豆腐馅儿，这可得费工夫，托你的福啦。不然我还吃不到！”

虞连翘笑了笑：“你妈妈真好，记得回去替我谢她。”

蔡圆圆一边吃一边说：“我妈倒真是挺好的，那时候我不想读书，要出来做事，她也随我。从来也没有强迫我。你呢？你来这里你妈他们没说什么？”

“我呀，”虞连翘说得一顿，“……哪里有人管我。”

下午店里只剩她们两人，顾客不多，乐得轻松。蔡圆圆把音响接到收音上听音乐调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虞连翘闲聊。

“喂，把你家小帅介绍给我好不好？”

虞连翘正在翻画册，“什么小帅？”

蔡圆圆说：“就那个呀，酷酷的，每次来了就只盯着你看，到现在，话都没和我说过一句。”

“哪个？我怎么不知道。”

蔡圆圆眼白一翻，“虞连翘，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不稀罕，我可要下手喽。”

傍晚关门时，谢尚易果然来了，蔡圆圆也果真叫住他。叫住后，她又支支吾吾地找不出话，只好明知故问：“你找小虞？”

谢尚易被人戳破心事，腼腆地笑了笑。

“那你得等着了。”蔡圆圆朝里间屋角处努了努嘴，“她躲那边讲电话呢。”

谢尚易轻轻点头，说了句“谢谢”，便悄声地往里走去。接触虞连翘这么久，她从来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像清风一样。这次的电话，虽说是非礼勿听，可谢尚易哪里按捺得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抓了本书佯装在看，其实耳朵早竖起来，就跟开了雷达似的，接收着从她那儿传出的全部信息。

虞连翘握着手机，一直听着、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才有她的声音。他听她说道：“妈，算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用不着解释……我难不难过？我难不难过又有什么要紧的。”

上挂着一个木匾额，金漆刷着三个字“玉泉轩”。透过暗蓝色的玻璃门往里看，才明白这是一间书画工作室，有一个立架牌子靠在墙角，上面印着招收学生教授书法的广告。一时间倒让他想起她的字来。只是这会儿，外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日光灯照着四张平摆的长桌台，墙角边叠着两堆塑料圆凳。她待在里面干什么？

谢尚易左右观察了一会儿，还是不见动静。大冷的天，站在空无一人的街边，低头只见自己呼吸间带出的缕缕白气。他想起自己这些天耗在她身上的心思，好似攒了一生的热情全捧了出来，结果却是这样地被冷落。

跺了跺脚，正要离去，虞连翘却又出现。隐隐两个身影从玻璃门后越走越近，一个中年男人送她出来。到门口时，虞连翘转身向他道别，那男人眼朝谢尚易看过来，又轻声地和她说了句什么，只见她摇了摇头。

“你怎么还在这儿？”虞连翘话刚出口，就听谢尚易也问：“这人是谁？”

“你说林叔？这解释起来还不太容易。我跟他的爸爸学过毛笔字，他现在呢是我的房东。可他不收我房租，我只好来这里帮点忙。”

谢尚易听得一头雾水：“你在这儿帮什么忙？教学生？”

“算是吧。来学的很多都是小孩子，5、6岁的都有，我帮忙看着点儿，每个人都要用字模，我就负责给他们写。喏，昨天就是把字模忘在家里了。今天开始放假，我都过糊涂了，害你陪我白跑一趟。”

谢尚易又问：“平时你说没空，就都在这儿忙活？”

“嗯。”虞连翘笑道：“刚刚还写了一副春联，放从前，还可以拿出来卖字，现在会写也没地方卖。”

谢尚易说：“谁说不能卖？我一个伯伯的字，说是文化部给定的价3000一平尺，就跟卖房子似的。”

虞连翘说：“人家那是成名人物，哪能一样？我要是读美院，说不定哪天我的字卖得比他还贵，现在就算了，别想了。”

谢尚易对她的论调，大不以为然，“能卖钱有什么好，真正的艺术不都是玩出来的。”说完，又问：“你当初怎么不去考美院？”

“美院的学费多贵！你不知道！”虞连翘冷笑一声，“不过，对你们这些人，当然就不算什么了。”

谢尚易知道她家境不好，但仍被她这一笑给激到了。他现在是感觉到了，虞连翘这人其实并不好相处，看似温和，离得近了，一身的刺就全现出来了。“你们这些人”，他是什么人，她会了解？

虞连翘觑了觑他的脸色，知道自己可能话说得过头了，于是讪讪地问：“我惹你不高兴啦？”

谢尚易无奈地笑笑：“你是不是一直这样？”

虞连翘不解：“我怎样？”

“对人又戒备，又深存偏见。”

虞连翘听了一愣，张嘴想说什么，却又无言以对。现在的自己竟是这样？也许真是的。这4、5年里，变故频生，她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想自己。

两人都沉默着，继续往前走。冬天的夜晚，地面因为前些天的雨水还有些湿漉漉的。黄澄澄的路灯灯光，映照着坑洼里的积水，还有两个拖得长长的人影，偶有行人经过身旁，也是匆匆忙忙。

急景凋年。虞连翘看得心惊，近来好几次都是这样。一闪念，心头就空空的，那将人吞噬殆尽的荒凉感在年关将近的气氛里出没得特别频繁。

虞连翘向谢尚易道：“你饿不饿？我请你吃饭！谢谢你这两天做我司机，载我赶来赶去。”

她带他去的店，就在附近。因为声名在外，即使年下，小小店堂也坐满了人。他们俩只好爬到小阁楼上。

“你也知道这里？”谢尚易坐下后问。

这样一步步地迎面逼近彼此，好似往日的爱与怨纷纷拔出了剑，决战在即。虞连翘心里一片慌乱，她以为自己会撒腿跑掉，她以为自己要哭了，喉间发涩快要尖叫出来。

然而她都没有。近至咫尺时，虞连翘站定，只对面前的年轻男人说了一声：“你好，李想。”

虞连翘曾幻想过许多遍，许多种他们重逢的情景。

如果再见到他，她要怎样？要为自己辩白吗？向他解释？或者质问他——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要冤枉我？也许一言不发，从此陌路。

有一天，他会明白她的委屈吗？会体谅到她的无奈吗？她想过很多。

若他日与你重逢，我该如何向你问候？以沉默，以眼泪。

百结柔肠，怨尤无端。她能说些什么？

可现在真的见到了，她却只对他说了句最最平淡的话，就像问候一个最最陌生的人。

脸上是不是还有一丝微笑？虞连翘自己也不知道，她非常木然地侧过身体，准备与他擦肩而过。

谢尚易走在她前面，听到她与人打招呼，便转过身来。虞连翘以为就这样过去了，可没想到自己刚踏出一脚，就被李想拽住了手臂。谢尚易见她脚上一晃，整个人往后仰，连忙也伸手去扶她。

就这样，狭窄的楼梯上，李想与谢尚易各拉着她一边的手臂。

“真的是你！”李想没料到自己一回来，就遇见了虞连翘。他死死地望住她，语气不轻亦不重：“虞连翘，你不介绍一下吗？”

“让我走。”虞连翘试图从他手中挣脱，却被他捏得更紧，她又说：“让我走，好不好？”

李想轻笑着，他分不清是在与她较劲，还是与自己较劲。

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又有人跑上了楼梯。是一个女孩，显然是冲着李想来的。在见到虞连翘时怔了一下，笑着说：“连翘？真巧！”

八月之光

如月在裂空之下，我遇见你。无所依傍：此生无所依傍。

——黄碧云《血卡门》

那日正好是星期天，他的爷爷、奶奶，还有保姆全去教堂礼拜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把虞连翘放到沙发上，随即进洗手间拧了一条湿毛巾。出来时，看见她蜷着身体，缩在沙发的一角，李想走近，才发现她在簌簌地发抖。被捡回家的流浪猫也就是这个样子，竖着毛，身体细细、细细地颤抖。

李想蹲在她面前，轻声地叫她：“虞连翘？”她没应。

“虞连翘，你怎么了？”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眼睛像失焦了一样，看他，但穿透他，看不到他。

她看起来很不好。不，是非常糟糕。左额角肿起了一个小包，肿块下还有一片擦伤，有丝丝的血渍。嘴唇一圈唇膏染开了，看起来污污烂烂的。

李想拿着湿毛巾要替她擦一擦，刚一碰到，虞连翘猛地叫起来。哑然不变的叫声“啊……”，听着凄厉极了。但除了凄厉，没有透露任何更多的信息。

李想有些着急，想让她不要叫了，但他的呼唤、他说的话一点也不起作用。她听不见。李想无奈地伸手捂她的嘴，哪知道，手一到她唇边，就被她咬住了。

她咬得极狠极狠，好像要拼尽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

“靠，有没有良心啊！”李想吸着气，想把手从她嘴里拽回来，却拽不开。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愚蠢的东郭先生，面前的虞连翘不仅是狼，还是一条犯了精神病的、发疯的狼。

李想用另一只手去掰她的下巴，好不容易把自己的手从她的牙下救了出来。惨不忍睹的齿印，两颗犬齿咬合处已经渗出了血星。

这下他有些来气了，一边摁住虞连翘，一边发了狠地去擦她的脸。从还肿着的额角开始，鼻子、嘴唇，她怎么那么脏。

他擦的时候，她还是会叫，不过这叫声已经和刚才的不同，是一种疼

虞连翘点头。

“那好。我很快就回来。”李想退出卫生间，听见她锁上了门，突然想到什么，脚步停顿了一下，却又作罢。

李想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回来的，但浴室的门仍旧紧闭着。

他面对着那扇门，身体靠在墙上，经济舱座椅的那点小空间睡得他浑身酸痛。他父亲李剑华信奉“穷养男、富养女”，对他一向狠心。而他自己少年人意气，只会梗着劲，从不主动示弱。

这会儿他困倦地揉着额角，水流的声音哗啦哗啦地泄出来，就像女人停止不了的哭泣。

他想起虞连翘撕心裂肺的哀号。

磨砂玻璃的那面有她隐隐约约的人影。

李想长吁了口气，伸手扣了扣门。她没应声，等了好一会儿，依然没有回应。

李想看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不知道她会怎样？这样一想，心里便有些着急起来，他一面敲着门，一面叫她：“虞连翘？虞……”

门在一霎那间拉开了。虞连翘手护在胸前，紧紧拽着裹住身体的浴巾，嘴中无助地嗫嚅：“就是洗不干净，怎么都洗不干净……”

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别的什么，在视线相触时，李想看到她凛然地瑟缩了一下，随即垂下眼帘盯着地面。

“没有的事，你别多想了。”李想把搁在脚边的购物袋递给她，“衣服，还有……你自己看着办，不合适可以拿去换。”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也低了下来，在感觉到自己脸上耳后燥热起来时，他匆匆走开了。

虞连翘打开纸袋，最上面的是一套藏青色的T恤和网球裙。160的尺码，给她应该正合适。衣服下面另有几个独立的袋子。装的都是内衣，款式相同，尺码不一。虞连翘拿在手上，呆了一呆，忽然明白过来，他最后的话是什么意思。

男生一般都很喜欢的运动，但很多次，虞连翘看见他在晚自习后，出校门一直沿着滨江路跑，那速度和她骑车的速度不相上下。

他的成绩不差但也不是特别好。高一的科目很多，李想偏科非常严重，历史、政治这种普通人靠背记基本都会考得不错的科目，他只是勉强及格。然而他的数学和英语是非常好的，英语老师很喜欢他的发音，常会点名让他读课文。在所有科目里，他学得最好的却是地理。虞连翘觉得地图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是他不熟悉的。

在虞连翘的印象里，李想似乎要比同年級的男生显得更为成熟与沉稳，但也更为孤僻。他对学习并不很上心，在班上总有些特立独行，或者也可说格格不入。虞连翘想，大概这一切都与他是转学生相关吧！

李想是在他们高一第一学期行将过半时，才转学过来的。

虞连翘记得，那时天气已快入冬了。一个早自习上，班主任领着一个高个男生走进教室，介绍说是从北京来的新同学。她还记得，那天他穿的衣服上印有一匹豹子，连鞋子上也是豹子矫健的身形。在他做极其简短的自我介绍时，虞连翘嘴里轻轻念了一声“puma”，因为刚刚在读的新概念英语三里第一篇课文就是 *A puma at large*。那会儿她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品牌，只觉得这男生穿得挺好看的。

班上的座位是很整齐的四组排列，每组两张独立的桌子并成一排。班主任给了他一张桌子，李想便搬着这张桌子到了教室底部正中央的位置。那一系列，只有他一个人。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李想不主动找人说话，但总是会有人热心地去结交新来者。所以同学们对他的情况也慢慢地知道得多了起来。他本该念高二的，但在北京时旷了大半学期的课，在转到霖州后，他的父母就保守地让他选择在高一重读。所以，高一七班的李想要比班上多数人都大一岁。

起初大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转学，他也不说为什么会旷了那么多课。

别人问他，他只说父母生意太忙，让他回老家跟着祖父母好有照应。

可是有一天一个玩笑闹开了他隐去的谜团。

在高一七班，饮水机是放在教室后墙黑板边上的。课间时，那周围便充斥着速溶咖啡、牛奶麦片以及各色茶食混杂在一起的酸焦甜腻。

有一次，虞连翘正巧捧着杯子在那儿等着续水。

她没那么多选择，除了白开水，偶尔会冲一些绞股蓝。家里放了一大袋，还是她姑姑买给奶奶的，说是有抗癌降压的效果。虞连翘看一眼杯中那被水浸泡过的叶子，暗沉糜败，心里一点也不信喝了它会管什么用。她爸爸还不是死了，奶奶也仍旧是那副样子，没有更坏但也不会好了。身体就像一具年久失修的机器，总会在某天说报废就报废。

这么想时，虞连翘忍不住叹了口气，她自觉有些悲观，但无可否认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热水缓缓注入杯中，突然一个坐在后排的男生撞了过来，水在她手上晃出了一大片，手背和袖口也被溅上了，所幸那水并不太烫。那男生连说了两声“对不起”，虞连翘笑笑说“没事”。

不一会儿，她又听见那男生在身后嚷嚷：“喂，李想，你头上怎么都是粉笔灰啊？”

李想说：“不是。”

那男生手伸过去，“就是啊——咦？”

“说了不是。”李想声音里有一丝不耐烦的愠怒。

“真擦不掉哎。是什么东西？白头发？还真是白头发！怎么长这么怪！”那男生凑近一点看，还拍了拍旁边的一个人，手指着说：“就这顶上一块，没见过这么怪吧？”

不知是谁，哈哈笑着说：“这不白头翁嘛！”

虞连翘忍不住也转头看去。那个懒散地趴在桌上的男生，在他的头顶近前额处有一个灰白色的圆圈，一枚硬币般大小。少白头很常见，但像他这样全黑的发间杂了这样一圈白，确实引人注目。

虞连翘顿了脚步，转头看着他。

“啤酒。我看到那件裙子上印着‘燕京啤酒’。”李想也望着她，只见她摇了摇头，动作很小但很坚决。

他当然会注意到。虞连翘没有感到那种被看穿的羞恼，可能是他那不带评判意味的态度，也可能是她的情绪已经负载得过于饱和。

她张了张嘴，想说“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别人”，但立马又觉得毫无必要。

她往前走。活下来了，那么所有的忧虑都需要她继续去忧虑。

李想倚在街口那户人家的檐廊下。白花花的光线下，她的背影短短的一点跟在她脚边。

青磬街，宽不过两米。街道两旁是连排的老房子，砖砌的墙，木头做的门窗，时间早已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虞连翘在离他十几米远的一间房前停下。她拍了拍门板，没叫喊，只是耐心地等着。

他知道她的嗓音是哑的，不知道她家里人会不会看出什么来，不知道她家里都有什么人。

出来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很老了，背是弯的，嚅着嘴不知说什么。应该是她的奶奶，他记得她打的电话。很快，她们就进去了，门又被关上。

李想从屋檐底下走出来，8月29日，他算着日子，再过两天是开学报到，再过四天，高二就开始了。转念又想，虞连翘过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难以想象。

李想走得烦躁起来，8月底的太阳仍旧是那么灼人，他能感觉到那股子热气，绵绵不断地从脚底下蒸上来。回去睡觉吧，太累了，最好能一觉睡到死。